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汪辟疆 撰 王培軍 箋證

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

下

中華書局

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卷四

步軍頭領一十員

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金和

赤條條來去無牽挂^(一)，是真英雄，是大自在。

巨刃摩天亦自高^(二)，拋殘心力恐徒勞^(三)。詩家果有開山手，錯被人呼一代豪^(四)。

亞匏詩初不爲人重^(五)，近二十年中，或有推爲中土之密爾頓、莎士比亞者，乃稍稍露頭角^(六)。平心而論，膽大心粗，力量不弱，自是英雄本色。所惜氣盡於辭，韻竭於外，即之心喜，味之索然^(七)。亦猶花和尚六十二斤鐵禪杖，徒使鐵店待詔咋舌也^(八)。

金和，字弓叔，號亞匏，上元人。邑增生。光緒十一年卒，年六十八。有《秋蟬吟館詩鈔》。

〔原附〕論近代詩家絕句 章士釗

莎米何能合一爐，不知狸亦不知狐。亞匏自是英雄手，自斂堪師人境廬。

梁王祇解兔園冊，那識先秦未火書。見著癡人不須說，昨宵有夢到華胥。

梁任公稱亞匏爲清代第一詩家，與英倫之莎士比亞、米爾敦同。

【箋證】

○金和（一八一八—一八八五），字弓叔，一字亞匏，江蘇上元（今南京市）人。增生。母爲吳敬梓從孫女。父早卒，母教之嚴，遂能自立。以學行聞，尤長詩古文辭。性兀傲，好聲色縱酒，一飲輒數斗。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，太平軍攻下金陵，與妻從弟謀內應，孤身潛出城。後謀泄事敗，流離於皖江浙，坐館謀食。又爲厘捐局佐吏。十年（一八三〇），再流亡粵東，寄幕爲生。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歸。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，應唐景星聘，入輪船招商局，自是居滬至歿。著有《秋蟬吟館詩鈔》、《來雲閣詞鈔》、《文鈔》等。見《清史稿》卷四九三、束允泰《金文學小傳》（《碑傳集補》卷五一）、陳宗樞《金亞匏年譜初稿》（《鈴鐺》第四期）。

〔一〕句見清邱圓《虎囊彈·山門》（汪協如編《綴白裘》第三冊）。按：據《紅樓夢》第二二回《聽曲文寶玉悟禪機、製燈迷賈政悲識語》，薛寶釵亦嘗引此，汪喜涉說部，或即從薛。

〔二〕韓愈《調張籍》：「想當施手時，巨刃磨天揚。」（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卷九）

按：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：「大刀蔣心餘：四十斤者魏朱亥，十萬兵者漢樊噲。巨刃磨天揚，則不如輕裘緩帶。」汪用此語，亦效舒錄，并寓微辭也。

〔三〕唐元稹《白衣裳》：「閑倚幙風笑周昉，枉拋心力畫朝雲。」（《元稹集·外集》卷七）温庭筠《蔡中郎墳》：「今日愛才非昔日，莫拋心力作詞人。」（《温飛卿詩集箋注》卷五）

〔四〕按：指梁啟超，其稱金詩，見《秋蟬吟館詩鈔序》。參觀注五、六。

譚獻《來雲閣詩序》：「聞之全椒薛先生曰：亞匏振奇人也，至性人也，晚無所遇，而託於詩。（中略）今從東季符令君得讀君詩，散佚而後，尚數百篇，跌宕尚氣，所謂振奇者在是，纏綿婉篤，所謂至性者在是。」（《來雲閣詩稿》卷首）馮煦《重刊秋蟬吟館詩鈔序》：「（桑根）師顧子曰：亞匏振奇人也，衰負卓犖，足以濟一世之變，而才與命妨，連蹇不偶。（中略）先生詩，妥帖排鼻，隱秀雄奇，猶之其賦也。詞若雜文，亦能據其中之所得，不同於凡近。」（《秋蟬吟館詩鈔》卷首）

〔五〕《夢苕盦詩話》第一〇四條：「金亞匏和《秋蟬吟館詩鈔》，初不爲人所知，至梁任公序其集，始力張之，至謂有清一代，未睹其偶。此論一出，而金詩乃聲價十倍。胡適之論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，亦和梁之說。石遺老人亦極稱之，以與鄭子尹並舉。傳者謂亞匏子某多金，任某銀行行長，以千金贖任公，丐其一序。錢能通神，而任公遂極嘔嘖誇張之能技以揄揚之矣。」

按：陳衍稱語，見《近代詩鈔·石遺室詩話》，略云：「（亞匏）所歷危苦，視古之杜少陵，近之鄭子尹，蓋又過之。其古體，極乎以文爲詩之能事，而一種沈痛慘澹陰黑氣象，又過乎少陵、子尹。」陳又有《秋蟪吟館詩跋》，持說與此同，見《石遺室文續集》。

〔六〕梁啟超《秋蟪吟館詩鈔序》：「昔元遺山有『詩到蘇黃盡』之歎。詩果無盡乎？自三百篇而漢魏，而唐而宋，塗徑則既盡開，國土則既盡闢，生千歲後，而欲自樹壁壘於古人範圍以外，譬猶居今世而求荒原於五大部洲中，以別建國族，夫安可得？詩果有盡乎？人類之識想若有限域，則其所發宜有限域，世法之對境若一成不變，則其所受宜一成不變，而不然者，則文章千古，其運無涯。謂一切悉已含孕於古人，譬言今之新藝新器，可以無作，寧有是處？大抵文學之事，必經國家百數十年之平和發育，然後所積受者厚，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間。而所謂大家者，必其天才之絕特，其性情之篤摯，其學力之深博，斯無論已。又必其身世所遭值，有以異於群衆，甚且爲人生所莫能堪之境，其振奇磊落之氣，百無所寄洩，而壹以迸集於此一途，其身所經歷，心所接構，復有無量之異象以爲之資，以此爲詩，而詩乃千古矣。唐之李、杜，宋之蘇、黃，歐西之莎士比亞、夏狄爾，皆其人也。余嘗怪前清一代，歷康雍乾嘉百餘歲之承平，蘊蓄深厚，中更滔天大難，波詭雲譎，一治一亂，皆極有史之大觀，宜於其間有文學界之健者，異軍特起，以與一時之事功相輝映，然求諸當時之作者，未敢或許也。及讀金亞匏先生集，而所以移我情者，乃無涯

畔。吾於詩所學至淺，豈敢妄有所論列，吾惟覺其格律無一不軌於古，而意境、氣象、魄力，求諸有清一代，未覩其偶，比諸遠古，不名一家，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。嗚呼！得此，而清之詩史，爲不寥寂也已。」（《秋蟬吟館詩鈔》卷首，又《飲冰室文集》三三）

按：汪所指即此。據梁序，實未及密爾頓（Milton），云密爾頓者，似出胡先驥。胡《評胡適》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：「胡君於晚清詩人所推崇者爲鄭珍與金和，梁任公亦以二人並稱，而比金氏於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彌兒頓、夏狄爾，吾不知二公之互相因襲歟？抑『英雄所見，大抵相同』歟？」（《學衡》第一八期）然胡文所言，亦不知何所據，俟再考。又其《讀鄭子尹（巢經巢詩集）》：「梁任公所著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論有清學術，以爲文學不發達，其稱咸同以後詩之稍可觀者，厥爲『生長僻壤之黎簡、鄭珍輩』。又云：『直至末葉始有金和、黃遵憲、康有爲，元氣淋漓，卓然稱大家。』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於詩，實淺嘗者也。黎氏之詩，貌襲唐人，語無精采，讀之令人慳慳欲睡。金氏雖以樂府擅場，然亦才人之詩，未足語乎大家作者，其近體且時有元明人纖巧尖新之陋習。」（《學衡》第七期）力斥梁說，更過於汪。

〔七〕胡先驥《評金亞匏（秋蟬吟館詩）》云：「余嘗細讀金氏之《秋蟬吟館詩》，其五七言古體詩，誠犀利痛快，言無不盡，然讀之每覺其骨格不高，鋒利太甚，非但不足以方大家，且去名家尚遠也。其近體之凡猥纖細，直元明人之陋習，當與王次回《疑雨集》相伯仲，視袁枚、龔自珍之流，且有

遜色。梁任公乃謂其元氣淋漓，且擬之於莎士比亞、曼狄爾，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。甚矣乎，不負責任之批評，淆亂視聽，爲害於社會匪淺也。」又：「其《痛定篇》十二詩，《追紀五月初十日事贈同學張君荷生》、《初五日紀事》諸詩，在全集中亦爲重要之作，以藝術論，此諸詩仍如前此諸詩之犀利痛快，惟過於急節，轉失深厚沈雄之致。且其五言古，亦慣用急轉直下之筆法，尤覺聲調之迫促。說者謂作者之詩，有如短刃之銛鋒，而異於長槍大戟、堂堂正正之氣象，誠中窺要之語也。」又：「金氏之喜於逞才，喜作大篇，靡處不然，而每不見好。（中略）至金氏《苦蚤》一詩，則除誇多鬪靡而外，別無贖義，浪費楮墨，徒自苦耳。其《病瘡》與《足瘡篇》二詩，愈刻畫畢肖，愈覺可厭。夫病瘡至可厭之苦也，足瘡至不韻之事也，人偶罹之，方懊惱之不暇，乃曲形諸篇章，豈尚欲讀者同感其懊惱耶。無他，矜才炫博之結習，有以使之耳。」又：「總而論之，金氏之詩，才氣橫溢，言詞犀利，誠有過人之長。惟太欠剪裁，不中法度，且骨格凡猥，口吻輕薄，殊缺詩人高致。充其量，亦惟可與龔定庵相伯仲耳。故苟湮沒無聞，則亦有表彰之必要。惟自梁任公、馮蒿庵、陳石遺諸公文口稱譽以來，風行海內，不脛而走，則不得不爲毫釐之辨。」（《學衡》第八期）《評胡適〈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〉》：「近五十年中，以詩名家者不下十餘人，而胡君獨賞金和與黃遵憲，則以二家之詩淺顯易解，與其主張相近似故也。實則晚清詩家，高出金、黃之上者，不知凡幾。」又：「吾以爲金氏之詩，豈但輕薄，直是刻毒。《小雅》之刺不如是也，杜甫之

新樂府不如是也，白居易之諷刺詩不如是也，鄭珍之新樂府不如是也。所以者何？以其無哀矜慘怛之情也，以其悖溫柔敦厚之教也。」（《學衡》第一八期）

按：胡、汪之說，笙磬同音，可參較。若徐英，更變本加厲，視爲土直矣。其《書〈秋蟬吟館詩〉後》云：「金亞匏之詩，本無足稱，特能集前人之病弊，以成其醜怪，而益以謬戾乖張之氣，其詩乃臭穢不可向爾。兼之宅情位言，謀篇審勢，亦漫無法度。蓋亞匏本畜於才，特悍於氣，力難縛雞，妄欲舉鼎，既折筋而斷股，復昂首以代肩，喘息支離，以至於死。綜觀全集，得詩五百餘首，古體最劣，而偏喜製作長篇，喜一韻到底，而牽辭以就韻，往往顛倒舊辭，割裂成語，任意爲之，多不可通。」又：「總之《秋蟬》一集，略無勝處，所謂格律，極其庸淺；所謂意境，極其卑陋；所謂氣象，極其儉俗；所謂魄力，更不知其何在？而梁氏乃謂其格律，無一不軌於古，不知軌於何家？又謂其意境、氣象、魄力，在有清一代，未覩其偶，此真劉叉所謂諛墓中人耳。金和有子，富於貲財，以重金徵梁，梁爲之序。以予觀之，亞匏之詩，一醜字實不足以形其萬一，梁氏所謂生千歲後，而欲自樹壁壘於古人範圍以外者，《秋蟬吟館詩鈔序》。亞匏蓋樹一醜之壁壘於古人範圍之外歟。」（陳家慶編《徐澄字論著第一集》）

〔八〕見《水滸傳》第四回《趙員外重修文殊院、魯智深大鬧五臺山》。

按：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：「花和尚洪稚存：好個莽和尚，忽現菩薩相，六十二斤鐵禪杖。」汪即

沿舒旨。

培軍按：方湖論金詩，又見《近代詩派與地域》，與此各有詳略，要可以互參，錄於此，以見其說之全。其略云：「金亞匏氏，生際咸同，名非顯著，乃據其憫時念亂之懷，學蔡女、焦妻之體；樂府植其幹，三唐壯其采，道路傳聞，盡歸壯烈，尋常目睹，悉納篇章，無難顯之情，極盪扶之妙。初學讀之，鮮不驚其瑰瑋，按實以求，胥臣蒙馬，內質全非，葉公好龍，偽體宜別。淺嘗之士，乃以西方詩哲方之，詫為五百年中之奇作，則譽過其實矣。近體平弱，尤難取儷，世有真賞，定喻斯言。」又陳可園《冶麓山房藏書跋尾·秋蟪吟館詩鈔跋》云：「其才氣，則豪邁無倫，動作數千言，然不免粗率之病，音成變徵，亦其所遭之時然也。」（《冶麓山房叢書》）亦談言微中，與汪說可參者。

天傷星行者武松 黃遵憲

殺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（一）。

五噫歌並四愁詩（二），去國心情淚暗垂。莫說古賢雄直氣（三），東門抉目此何時（四）？

洪亮吉詩云：「尚得古賢雄直氣，嶺南今不遜江南。」（五）

李詳《題黃公度人境廬詩草》云：「廿載無人繼硬黃，貴筑黃琴塢有「硬黃」之稱。袁忠節起復舉以贈黃漱蘭先師。如公度，亦可謂硬黃矣。如君合署比〔此〕堂堂。鳳鸞接翼罹虞網，螻蟻先驅待景皇。詩草墨含醇耐味，英靈名破海天荒。試看生氣如廉藺，孰與吳兒論辨亡？」〔六〕

黃公度號稱識時之彥，晚清末造，早決危亡。所撰《日本國志》、《日本雜事詩》，絃外之音，彌深警惕〔七〕。所爲詩歌，尤負盛名〔八〕。梁卓如至推爲詩界革命，與蔣智由、夏曾佑鼎足焉〔九〕。雖未能副其所期，然一時鉅手也〔一〇〕。

〔原附〕論近代詩家絕句 章士釗

硬黃煙臉茜紗衫，戊戌吾在長沙所見如此。孤往湖湘霸氣酣。一折卻爲遷客去，擎將詩卷壓江南。

此詩起七字直畫出公度小象，讀之發笑。余藏有手札及詩稿各一通，字肥而潤，頗近坡公。今皆棄之柴棗故里，存亡不可知矣。方湖注。

【箋證】

○黃遵憲（一八四八—一九〇五），字公度，別署觀日道人、東海公等，廣東嘉應州人。光緒二年（一八

七六)舉人。次年，爲駐日使館參贊，東渡日本。讀盧梭、孟德斯鳩書，提倡維新思想。八年(一八八二)，調任駐美三藩市總領事。十一年(一八八五)，返國，撰成《日本國志》。十五年(一八八九)，任駐英使館參贊。十七年(一八九一)，調任駐新加坡總領事。二十年(一八九四)，甲午戰起，張之洞以籌防事，奏調其回國。明年，任江寧洋務局總辦，負責江西等省教案。旋入強學會。二十二年(一八九六)，改任湖南長寶鹽法道，署理按察使，助陳寶琛行新政。又與梁啟超、譚嗣同創辦時務學堂、南學會、湖南不纏足會，冀用開通民智。二十四年(一八九八)，與康、梁、譚及張元濟等，同被保薦爲通達時務人才。命以三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。八月政變作，免職歸。晚以教子孫自遣。著有《人境廬詩草》、《日本雜事詩》等。見《清史稿》卷四六四、梁啟超《嘉應黃先生墓誌銘》、《飲冰室文集》四四上)、溫廷敬《黃遵憲傳》、《國風半月刊》第五卷八、九號)、錢仲聯《黃公度先生年譜》、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附)。

(一) 語見《水滸傳》第三一回《張都監血濺鴛鴦樓、武行者夜走蜈蚣嶺》。按：舒錄亦以此爲贊，汪沿之。

(二) (五噫歌)《後漢書》卷一一三《梁鴻傳》：「(鴻)因東出關，過京師，作五噫之歌，曰：『陟彼北芒兮，噫！顧覽帝京兮，噫！宮室崔嵬兮，噫！人之劬勞兮，噫！遼遼未央兮，噫！』」(四

愁詩」張衡《四愁詩并序》：「時天下漸弊，鬱鬱不得志，爲《四愁詩》。」（《文選》卷二九）按：黃詩寄託危亡，多關國事，故比之。

〔三〕按：此句用洪亮吉詩。見注五。「雄直」云云，參吳德瀟說。吳《人境廬詩草跋》：「並世無二尊，獨立絕依傍。」集中《登巴黎鐵塔》詩也。作者於詩世界中，頗具此等魄力，可謂雄矣！又：「性情深厚，識力堅卓，故能以雄直之氣，達沈鬱之思。在君爲餘事，然已爲詩中闢一境界矣。」（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附）

〔四〕《史記》卷六六《伍子胥列傳》：「（子胥）乃告其舍人曰：『必樹吾墓上以梓，令可以爲器，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，以觀越寇之人滅吳也。』」《說苑·雜言》：「子以夫知者無不知乎，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？以諫者爲必聽耶，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？」

〔五〕見洪亮吉《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》之五（《更生齋詩》卷二，《洪亮吉集》）。「古」作「昔」，「今不遜」作「猶似勝」。按：《讀常見書齋小記》「展庵醉後論詩」條云：「洪稚存以雄直推粵詩，亦元裕之所譏識破硤也。」知汪實不喜洪說。

〔六〕見《學製齋詩鈔》卷四（《李審言文集》）。亦刊《大中華雜誌》第二卷一二期，小注字句異。李又有《公愚寄人境廬詩箋至欣喜賦此》云：「表裏乾坤三硬黃。」（《學製齋詩鈔》卷四）亦可參。

〔七〕康有爲《人境廬詩草序》：「公度生於嘉應州之窮壤，游宦於新加坡、紐約、三藩息士高之領事

官，其與故國中原文獻至不接也。而公度天授英多之才，少而不羈，然好學若性，不假師友，自能博群書，工詩文，善著述，且體裁嚴正古雅，何其異哉。嘉應先哲多工詞章者，風流所被，故詩尤妙絕。及參日使何公子裁幕，讀日本維新掌故書，考於中外之政變學藝，乃著《日本國志》，所得於政治尤深造。及久游英、美，以其自有中國之學，採歐、美人之長，薈萃鎔鑄而自得之，尤儻自負，橫覽舉國，自以無比。而詩之精深華妙，異境日闢，如游海島，仙山樓閣，瑤花綺鶴，無非珍奇矣。公度長身鶴立，傲倪自喜，吾游上海，開強學會，公度以道員奏派辦蘇州通商事，挾吳明府德瀟叩門來訪。公度昂首加足於膝，縱談天下事；吳雙遣澹然旁坐，如枯木垂釣。之二人也，真人也，畸人也，今世寡有是也。自是朝夕過從，無所不語。聞公度以屬員見總督張之洞，亦復昂首足加膝，搖頭而大語。吾言張督近於某事亦通，公度則言吾自教告之。其以才識自負而目中無權貴若此。豈惟不媚哉，公度安能作庸人。卒以此得罪張督，乃閒居京師。翁常熟覽其《日本國志》，愛其才，乃放湖南長寶道。時義甯陳公寶箴撫楚，大相得，贊變法。公度乃以其平日之學發紓之。中國變法，自行省之湖南起。與吾門人梁啟超共事久，交尤深。於是李公端棻奏薦之，上特拔之使日本。而黨禍作，公度幾被逮於上海，日故相伊藤博文救之，乃免。自是久廢無所用，益肆其力於詩。上感國變，中傷種族，下哀生民，博以環球之游歷，浩渺肆恣，感激豪宕，情深而意遠，益動於自然，而華嚴隨現矣。公度豈詩人哉。而家父、凡伯、蘇

武、李陵及李、杜、韓、蘇諸巨子，孰非以磊砢英絕之才，鬱積勃發而爲詩人者耶。公度之詩乎，亦如磊砢千丈松，鬱鬱青蔥，蔭岩竦壑，千歲不死，上蔭白雲，下聽流泉，而爲人所瞻仰徘徊者也。」（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卷首，又《康南海文集》）

〔八〕《近代詩人小傳稿》：「公度工詩，其中歲以後，肆力爲詩，探源樂府，旁采民謠，無難顯之情，含不盡之意，又以習於歐西文學，以長篇敘事見重藝林，時時效之。叙壯烈則續影摹聲，言燕昵則極妍盡態，其運陳人新，不囿於古，不泥於今，故當時有目之爲詩體革新者。」亦見《近代詩派與地域》（《汪辟疆文集》）。

按：人境廬詩，當日即有重名，梁啟超尤稱之。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云：「以言夫詩，真可謂衰落已極。（中略）直至末葉，始有金和、黃遵憲、康有爲，元氣淋漓，卓然大家。」《人境廬詩草跋》云：「人境廬主人者，其詩人耶？彼其勦心營目憔悴，以斟酌損益於古今中外之治法，以憂天下，其言用不用，而國之存亡，種之主奴，教之絕續，視此焉，吾未見古今之詩人能如是也。其非詩人耶？彼其胎冥冥而息淵淵，而神味沈醲，而音節入微，友視《騷》、漢而奴畜唐、宋，吾未見古之非詩人能如是也。」參觀陳三立、俞明震、范當世、何藻翔、徐仁鑄、溫仲和、劉燕勛等《人境廬詩草跋》、何藻翔《嶺南詩存》（俱見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附）。

〔九〕《飲冰室詩話》第二八條：「昔嘗推黃公度、夏穗卿、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。」又第三九條：

「吾嘗推公度、穗卿、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，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闊遠也。」按：汪所指即此。又，《魚千里齋隨筆》卷上「黃公度及其人境廬詩」條：「公度頗肆力爲詩，一反同光以來陳、鄭諸人刻深清峭之旨，欲別闢一境，盡糅方言俗諺以入篇章。（中略）與公度同時之康梁皆亟推之，舉以與夏穗卿、蔣觀雲並稱，謂爲新詩界三傑。」亦可參。

又按：「詩界革命」云云，乃指「別闢新境」，所謂「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」也（梁啟超語，見《飲冰室詩話》第四條）。此亦當時公論，非梁一人之說。《飲冰室詩話》第三二條：「公度之詩，獨闢境界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，群推爲大家，公論不容誣也。」又第一二八條：「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：『有加富爾之才，乃僅於詩界闢一新國土，天乎？人乎？』」曾習經《人境廬詩草跋》：「黃詩以古詩飾今事，爲詩世界中創境。」黃遵楷《人境廬詩集草跋》：「其於詩也，雖以餘事及之，然亦欲求於古人之外，自樹一幟。」（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附）丘逢甲《人境廬詩草跋》：「四卷以前，爲舊世界詩；四卷以後，乃爲新世界詩。茫茫詩海，手闢新洲，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。變舊詩國爲新詩國，慘澹經營，不酬其志不已，是爲詩人中嘉富洱；合衆舊詩國爲一大新詩國，縱橫捭闔，卒告成功，是爲詩人中俾思麥。」又：「海內之能於詩中開新世界者，公外，僕指可盡。」（《丘逢甲文集》下編）又梁《夏威夷游記》云：「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，而銳意欲造新國者，莫如黃公度。其集中有《今別離》四首，又《吳太夫人壽詩》等，皆純以歐洲意境行

之。」（《新大陸游記》附，《飲冰室專集》第二冊）

又按：黃《今別離》詩，於時有重名，如何藻翔《嶺南詩存》云：「《今別離》四章，以舊格調運新思想，千古絕作，不可有二。」溫仲和《人境廬詩草跋》云：「《拜墓》、《今別離》諸詩，誠為絕詣。」均極推崇。然後亦有議者。《魚千里齋隨筆》卷上「論人境廬詩」條云：「《今別離》凡三篇，與《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》、《赤穗四十七義士歌》、《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》等詩，均為公度名作。今以此篇（按指《今別離》第一首）論之，除末句用「輕氣球」三字外，不見有何新事物及字句，更無論新理想矣。『豈無打頭風』至『烟波去悠悠』六句，辭意凡冗，詩境稍深者，即已不肯如此落想。至『今日舟與車』、『至矣一何速』二句下，似應有新意特出，以振起全篇，乃亦草草承接，意象皆盡，使人失望之甚。」又《夢苕齋詩話》第七條云：「黃公度遵憲《人境廬詩》，以舊格律運新理想，誠不愧詩世界之哥倫布。然傳誦一時之《今別離》四章，《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》諸首，筆路粗疏，大似張船山一流，並不見佳。」是也。參觀夏敬觀《映庵臆說》。

〔10〕胡先驥《讀鄭子尹〈巢經巢詩集〉》：「梁任公所著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論有清學術，以為文學不發達，（中略）云：『直至末季，始有金和、黃遵憲、康有為，元氣淋漓，卓然稱大家。』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於詩，實淺嘗者也。（中略）黃公度、康更生之詩，大氣磅礴則有之，然過欠剪裁，瑕累百出，殊未足稱為元氣淋漓也。」（《學衡》第七期）《評胡適（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）》：「近五

十年中以詩名家者，不下十餘人，而胡君獨賞金和與黃遵憲，則以二家之詩淺顯易解，與其主張相近似故也。實則晚清詩家，高出金、黃之上者，不知凡幾，胡君不知，甚或竟未之見耳。（中略）五十年中，以詩名者甚衆，決不止如胡君所推之金和、黃遵憲二人。然胡君一概抹煞，非見之偏，即學之淺，或則見聞之隘故也。黃氏本邃於舊學，其才氣橫溢，語有足多者。然其創新體詩，實與其時之政治運動有關。蓋戊戌變法，實爲一種浪漫運動。張文襄《學術》一絕句自注云：「二十年來，都下經學講公羊，文章講龔定龕，經濟講王安石，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。」可見當時風氣，務以新奇相尚。康有爲孔子改制之說，譚嗣同之《仁學》，梁啟超《時務報》、《新民叢報》之論說，《新民叢報》派模倣龔定龕之詩，與黃遵憲之新體詩皆是也。黃之舊學根柢深，才氣亦大，故其新體詩之價值，遠在譚嗣同、梁啟超諸人上。然彼晚年亦頗自悔，嘗語陳三立：「天假以年，必當斂才就範，更有進益也。」要之《人境廬詩》，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價值，惟是否有永久之價值，則尚屬疑問耳。」（《學衡》第一八期）

按：汪評黃詩，與評金和詩，意指略似，較近於胡評。錢仲聯說稍平允。《夢苕龕詩話》第一八三條：「《人境廬詩》，論者毀譽參半。如梁任公、胡適之輩，則推之爲大家。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，以爲疵累百出，謬戾乖張。予以爲論公度詩，當著眼大處，不當於小節處作吹毛之求。其天骨開張，大氣包舉者，真能於古人外獨闢町畦。撫時感事之作，悲壯激越，傳之他年，足當